

灌陽縣志卷之十八

藝文三 記文

重建龍川書院並置學田記

范光祺

邑舉人

文教之興關乎運會風俗之茂兆於人文學校所以興起人才也故辟雍類宮黨庠術序之外後世又增置書院萃良秀而陶冶之俾知聖賢修己治人之道以成其材而適於用如宋之鹿洞嶽麓嵩陽睢陽及濂溪河南紫陽安定諸院其最著也吾灌壤接濂溪尊崇聖學舊於城外東立齋舍集士子肄習地僻浸以摧毀乾隆己卯邑侯宦移建城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

一

中舊學宮左規制畧備顏曰龍川書院義蓋有取也第規模卑陋膏火無資兼雜於湫隘囂塵之地故蹟雖存卒少弦誦之聲培風者未嘗不低徊慨也嘉慶己未闔境緣百色軍需贏有辨夫餘貲僉議建造書院爲講學所並置田租爲膏火資時邑尹夏留意化原嘉其議狀申於憲報可遴選方正司其役計初置田租不足束脩膏火之需酌清學地開田以廣之庚申相基購地於新學之右枕臺山襟灌水分支川曰文峯潭中洲卽開田學地羣峯拱列帶水迴環扶輿清淑之氣蓋會萃於是

矣辛酉乃鳩工庀材肆興厥工餘貲不給收買學租暨樂捐者飲焉需次修葺前爲大門中爲講堂後爲教齋隆然特起堂下兩廊各翼以學舍十間庖湏建於堂旁倉廩構於門左其右基則經管所也三進各層以石級繚以周垣塗以黝聖飾以丹漆越丙寅獲蔣君作梅捐款而工乃竣通計置租之費貳千餘開田之費捌百餘建學之費壹千餘合共將近五千規畫盡善輪奐聿新觀者謂左學宮右書院互映光芒眞可以越往昔垂永久矣落成同志者欣躍言曰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

學斯之謂矣然有教必有養而後正誼者不謀利謀道者不謀食俾得專其心於聖賢之學此人才之所以蔚起也方今

聖代右文崇學培植人才屢頒 上諭廣開書院而又置以學廩正德厚生普天同仰卽吾省宣成秀峯菁莪棫樸不讓鹿洞嶽麓諸院休哉盛也茲學田與書院並設教也而養寓焉行見師生並育敬業樂羣斌斌濟濟覩羣峯之層巒疊嶂而知景行仰止之有在也見文峯潭之淪漪清漣而知澡身浴德之有取也觀灌水之不舍晝夜而知盈科後進

放乎四海之有本也至若隣泮璧之鼓鐘則春誦夏弦可以警焉步斯院之爽塏則下學上達可以憬焉毋舍是正路毋曠是安居由其門則思致禮升其堂則思致大入其室則思致精將龍川之道派近接濂溪灌水之文瀾遠通洙泗大之究天人性命之精小之習日用倫常之事約之研禮樂詩書之旨博之裕文章事業之歸漸而進之優而游之如龍之潛見飛躍變而化之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以無負

國家興學育才之意則文運之隆不特繼美前人又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八

記

三

且遠邁中州矣然而經理之善不能不有望於後之君子歟聽者唯唯爰屬祺述其語而記之夏侯

名

維翻

字

鷺汀

號

麓門四川資陽人協力董役者

舉人唐元勳熊之柄文作魁副榜時仁民蔣長英貢生蔣榮芳莫予粹監生方仕鐸蔣繩祖生員文武雲莫予智數載辛勤有裨學校法得備書於碑

重建試舍記

范光祺

古者學校貢舉之法起於鄉舉里選必其學已成材而後州長考之以核其實卿大夫賓興之以拔其尤何周詳慎重若是哉蓋天下之治必從其根

本得其人務得其人之實用也我

國家掄才籲俊由入庠而鄉會試以對大廷皆始於
州縣試則縣試之所實輪秀書升之基所關匪細
也吾邑向試士於縣署大堂已不稱其制矣嗣奉
上諭崇祀 文昌闔邑集貲建廟爰於兩廊並建試舍
士之得所已二十年於茲矣第邇來應試人多坐
號既狹又以崇祀 文昌之座借作邑侯校士之
堂竊有未宜且地近內署官因無食息所廼於厨
牆開側門通出入試期遂不由龍門點名而仍從
大堂傳進歷厨房抵號舍放棹亦然是士子進身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八

記

四

之始路已不端如此道光癸未春 邑侯吳顧而
慨然曰吾觀灌尊祀

聖人則文廟堂皇也作養人才則書院廊大也卽 文
昌之廟亦煥然嚴潔也崇文之事無一不備矣惟
試舍局促兼以射圃傾頽是缺制也謀於 文昌
宮外補修號舍增建頭門題疏勸募者已數月眾
意未可廼議另建試舍協心集貲不憚辛勤爰相
基於縣署之左前龍川書院故趾也鳩工庀材上
建大堂法至公也中爲魁星傲明遠也外爲龍門
又外爲東西轅門慎關防也堂之下爲東西文場

坐次各數百號桌凳用厚木足以石圖堅久也堂之左爲庖厨右爲廳一間爲室四間便官吏居也龍門左右有廳可以蔽雨圍以崇牆可以杜弊其東文場後復留餘舍以待將來廓增式不啻於貢院而堅美過之經始於癸未冬越甲申冬而落成焉合葺射圃共費白金四千有奇規模壯麗觀者曰此真可與 文廟書院 文昌廟並壽矣雖然試舍成矣豈以是爲觀美乎哉恭逢

聖天子崇儒重道以文藝取士誠以言者心之聲也其心體乎明德新民之學者其言必爲明道經世之

言以明德而存乎孝弟忠信之行者則根本切實之言可以明道也以新民而究乎天地民物之旨者則準情酌理之言可以經世也或本經術而發爲文藝或將志趣而托諸詞章或原情性而譜爲風雅所發在風檐而所存實徵素蘊夫以一試舍之狹隘卑暗尙欲其高大光明而竭力以易之況學間事功之大托始於英年不去其狹隘卑暗以求進於高大光明也奚可哉然則今以後邑多士感斯興起舍舊圖新存之於平日發之於一旦由此而進焉上爲廊廟作棟梁下爲閭閻樹模範日

見文運蒸蒸士多濟濟卽來此而操尺度者升至公之堂具明遠之眼遴選倍慎拔取自眞斯不負朝廷論秀書升之盛典吾輩經營創造之深心矣事有裨於學校關於選舉則捐貲董役法得備書

重建射圃記

范光祺

按邑射圃舊在西關外今學宮書院後是也嘉靖二年癸未遷學宮於城中縣署之左而射圃猶存

國朝乾隆癸卯復遷學宮於西關外故址其射圃舊地未修復每逢校射之年皆於今學前之洲地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八

記

六

札棚試士非制也歲己酉邑人於洲地爰爲圃立亭地取寬長功圖堅固謂是可垂久遠矣乃廳亭北向材木磚瓦不勝風銷雨蠹之虞三十餘稔柱櫨剝落牆字傾頽而校射又復札棚矣道光二年癸未吾輩以屬文坐舍旣狹而校廳射事又傾事關擇士之始基何可任其狹而不廣廢而不修也謀諸闔邑眾意克協於是集貲司事旣建試舍於城中復修射圃於洲地易其面南向以避風雨正廳之外復加抱廳以爲守者居規模體制視昔廓且堅其興工告竣與試舍同時故費不另刊僉謂

建修原由不可不別爲記也余維射昉自唐虞書曰侯以明之明其忠直與否也洎乎成周大射賓射燕射之外又設鄉射鄉射者萃鄉之眾庶以歲時而習禮樂之事也故曰其容比於禮其節比於樂此可以觀德行矣若夫朝廷入彀之選特以上功蓋自武闡旣開試之馬步技勇以觀其藝試之五經策論以驗其學武備也而文事寓焉邑承是後士之自奮名路者爭襄文治載纘戎功鷹翮聯揚虎標會奪然其由縣而府而院與試文同昭慎重則校藝之所實進賢之基然則茲舉旣成邑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八

記

七

英雄士其騎射者則當不失其馳舍矢如破也其步射者則當內志正外體直也挾先中中之術可以明忠直可以觀德行經文緯武以儲爲

國家有用之才則謂射圃之意卽試舍之意可謂射圃之意卽學宮書院之意亦無不可

文昌祠記

代邑侯尹彝憲作

史如璣

邑歲貢

人才應運而生文章因時而盛我

國家興賢立學久道化成車書倫物罔或不同巨儒宗工超軼往古乃者

勅天下郡邑崇建

文昌祠歲祀與

武廟等典至鉅矣灌陽居湘之南嶺之北其氣清淑無異中州民習淳龐士尙經術余下車以來樂其地僻而事簡日與多士接譚及

文昌祠一事欲於東門外舊閣增修皆曰瀕河而湫隘不足以仰稱

明詔於是卜基於縣署之東偏舊學基之後規畫相度上爲正殿前爲大門而其中兩廊長廡置卓几若干卽以爲縣試所詢謀僉同余與兩齋並所屬各捐清俸士民共勦盛舉經始於嘉慶甲子季秋落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八

記

八

成於乙丑冬仲兩鄉首士問記於余余維斗魁戴筐六星曰文昌宮而司中司命周祀之是祀典之由來久矣蓋自一畫開天而文字日興是孰使其經緯光昭寸心千古而不流於骫骳者謂非

文昌有以綱維主宰於其間哉夫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蘊之爲道德發之爲文章凡持躬涉世宜無不同矣而或有立異者蔽於私乃背而馳也方今

盛世同文隆祀

文昌春秋駿奔走卽思所以與我同人和衷共濟以道德爲切劘以文章爲會友窮而在野則同術同方

達而在朝則同心同德所謂應運而生因時而盛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至若化身九十餘于宿爲張于人爲張氏此又一說也然東坡謂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幽則爲鬼神而明則復爲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或近斗魁或爲星紀要之皆星也考古者尊經而信史靈蹟亦在所必昭故余題其額曰位列天樞而仍鐫陰隲文於石以著訓焉是爲記

重建文昌閣記

范光祺

文之時義大矣遠矣大而充塞乎上下四旁之宇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八

記

九

遠而包羅乎古往今來之宙建而在上則經緯天地開立人極窮而在下則筆削六藝著書立言是文也固與世道咸昌者也道昌則文益盛文盛則道彌昌然則二土斯文者宜何如其崇祀耶灌之祀文昌舊建閣於東關外臨灌水鎮下關先人固有深意焉第地勢偏安規制湫隘旣礙於展禮又雜以浮屠甚非所以妥帝靈而培文運也嘉慶壬戌大尹尹來令吾邑恭逢

皇上重道崇文特隆祀典祇謁之始周覽徘徊乃慨然

以恢拓爲意越明年政理之暇諭諸士庶眾志□
同遂縮清俸爲倡遴選士之公而才者董其役置
疏勸捐集白金壹千九百有畸於是辨方正位卜
地於縣治左實學宮故基蠲吉興工乃命梓人度
良材陶人堅瓦甃堵人崇版築冶人工釘鉸上爲
正殿埏塑 帝像奎斗如臨前爲大門中爲儀
門殿下東西兩廡爲文場作歲科兩試校士之棚
蓋亦取耀於文明也牆垣附以丹雘櫺櫺飾以朱
漆隆隆翼翼不侈不僿厥模軒厥厥象輝煌美哉
斯舉前此未之有也事成僉謂大尹之德不可無
昌者揚天紀欽惟我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八

記

十

聖朝文教覃敷昌明海宇鳳則鳴於岡矣麟則遊於藪
矣廣而言之有朱綠以移素絲有滋味以養百節
有美玉以輝山石有明珠以顯海蚌以及虎豺狼
虺之屬率皆舞於笙鏞干羽之間猗歟休哉文昌
之曜於斯爲盛矣灌爲翼軫分野居鶉尾之次鶉
尾火也其象文明山之如虹如電如畫如屏者水

之如鱗如波如組如繡者石之如流星如蟠龍者
羽毛之如點雪如連錢者章錯繡出皆文之昭昭
也惟是習俗淳古風尚誠樸則有其質而非徒文
焉何君子曰文者三極之賁也夫賁有天文有人
文乃白馬翰如而以爲旡尤束帛弋弋而以爲有
喜則其所謂文由不文生也茲灌崇文如此邑之
人士體 大尹倡率之意奉 文昌孝友之經相
與本篤實而發光輝如甘受和如白受采則文運
自此而警其昌又寧有旣耶尹侯名彝憲字直卿
係貴州修文人由鄉貢進士莅任數載冰操玉潔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八

記

十一

分毫不擾於民蔬食啜飲怡如也眾望歸之斯役
也經始於甲子九月訖工於乙丑冬月貲出於捐
材出於市役出於傭則首事之勒勞眾人之嚮義
皆不可不書

上鄉文昌祠記

戴汝淳邑舉人

人心正而後世風醇人才興而後文風盛然欲正
人心興人才莫要於講學以明理古者國學以下
州有序黨有庠家有塾此實爲培世風振文風之
始基也

國朝二百年來

文教覃敷薄海內外莫不立學校又 飭以設書院蓋使天下國家之人心皆正天下國家之人才皆興以歸於道一而風同法之良者意至美矣吾灌雖屬僻壤闔邑曾有龍川書院爲兩鄉講學之區第課限額數教猶未廣也己亥歲淳偕王龍岡仲山文仰昌莫慶雲劉榮緒家竹軒議於上鄉適中之地另建學舍僉曰善約集十堡名公募貲得貳千百金有奇爰擇地名半山乃江口王龍潭先生書室舊址羣峯聚秀眾水迴瀾扼一鄉之勝幸龍潭公後昆不吝將上面地若干丈出捐下面地若干丈出售基旣獲卽興工於庚子夏建西舍辛丑秋建東舍各五間爲誦習所而正齋並前門建於壬寅孟春之吉額其門曰文昌祠立

帝君神位於齋中謂

帝君爲陰隲之宗足以警覺人心爲斯文之主足以鼓勵人才也前門右爲司祝室左爲貯穀倉以甲辰仲夏建之規模已備除工料費用外餘貲買田租貳百 十桶以供香燈俟逐年積增爲肄業者給膏伙登賢書赴禮闈者助資斧其意誠當矣計其成功非同事之協心不至此非一鄉之樂輸亦不

至此至始終辛勤幹濟實仲山之力居多今而後一鄉之子弟講習討論於其間致知以究聖賢詩書之蘊力行以敦孝弟禮義之端發爲文章悉根道德而同人中或有蘊立者則相與鳴而攻之如此而人心有不正人才有不興也哉人心正則世風醇是不愧

帝君所行之陰隲也人才興則文風盛是不愧

帝君所宰之斯文也及其出而爲政本所學以施教化其有裨於天下國家者又豈有礙哉至於經理之善用垂久遠不能不切望於後之君子茲同事者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八

記

十三

以工竣屬記淳慚不敏謹卽建祠之意鐫諸石

劉將軍廟記

卿祖廕邑明經

蝗之爲害自古有之而灌邑舊未嘗有意者風近淳樸是以菑殃亦遠避歟甲午冬始由恭來灌集西南隅之觀音閣乙未夏遂暫及商家坪離觀音閣二十餘里於時有議及建

劉將軍廟者廕竊躉之蓋將軍生於有宋生能禦寇

歿則驅蝗雍正二年已有

□諭各省立廟道光四年徽州多蝗道憲陶公雲汀禱廟

督捕立盡復蒙

御賜神參秉畀匾額威靈實爲素著爰偕同志請於邑宰王公深以爲然遂給發印簿分布首事募化初登簿謹得銀八十兩王公又以捕蝗亦亟是以不得不分費捕蝗而廟宇亦剋期興工於五月二十日會議閏六月初六日平基定礫七月初七豎柱上梁初以廟宇未能即日有成而羣情望歲孔亟爰於書院西偏暫安 神位供奉邑宰恫瘝在抱咸於朔望至書院行禮竊幸是歲蝗蟲散飛或分往他境及鄉間聚草驅焚或因風雨自斃難以計數是歲禾稼未傷而秋成額數增於曩昔意者人心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八

記

十四

惕懼遂蒙 神佑而轉災爲祥如是歟若然則吾人爲善之心當卽因是加勵而自茲以往有可以蒙 神佑於無疆者可卽於是歲豐稔預卜之也嗣於臘月十七日廟宇畧備接任柳邑侯親往書院迎 神像升座士庶瞻覩莫不欣悅方初春蝗始生蝻之時邑宰王公卽已詳報上憲而上憲奏知

聖主及旣立神像蝗不成災上憲仍復奏入荷蒙宸恩卽於丙申三月

頒賜方社効靈扁額邑宰柳公爰於七月初七口卯刻

率闔邑紳士敬謹謝

恩懸掛以表 神庥實忠

君愛民之至意也吾人躬逢

聖世幾康弼直 神靈垂芘宜何如以報

鴻慈嘉惠哉蓋舍爲善無可以還淳返樸者卽舍爲善
無可以報

君恩答 神貺也惟望吾等耕者讀者各務本業讀者
志在聖賢力圖康濟而不利祿紛心耕者孝弟
力田謹身節用而不以澆風累德其所以愛身事
親者在是其所以酬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八

記

十五

君恩妥 靈佑慰官長者亦靡不在是將見風日益淳
俗日益厚而是廟之建其裨益於吾邑者良多矣
豈僅區區蝗蝻是驅已乎未知列列君子頗不以
是言爲河漢否祭期官祭柳公定於祭

先農壇之後致祭士庶公議於

春秋

二社致祭其各願

輸誠者不拘蓋未可辭亦未可請也爰謹歷序捐
貲芳名於左垂永久云

祈神驅蠚文

代杜邑侯作

蔣卜德

噫嘻甚哉蠚之爲害良苗在野民命所寄日方向
榮頓爾顛頽連阡接畛其忍遙睇

某

自臨裔壤時

甫一季治行雖無敢有乞貸神實鑒之厥罰奚致
神之所依民之所事民苟失所神其尸位官守有
愆疾殃宜被我民何辜乃邁厥厲蠢茲小蟲爲害
實大匪神用殄人力焉濟矧茲薪米值等珠桂嗟
我羣黎忍更無歲惟神愛民志罔弗遂風雲一呼
霖雨立沛蠢茲小蟲雨足斯殪冷風晨披清露宵
潰庶彼盈疇秀而弗敗幸以有年永頌神惠謹卜
良辰齋潔以祭爲民請命某其敢專拜賜尙享
防堵江華猺匪事平碑

唐逢年邑明經

國朝太平久雖小醜間作而大功屢成且皆非粵隣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八

記

十六

患不須有備故吾邑近二百年來父老不見兵戈
不談軍旅不虞今年春正江華趙金隴脅黨起事
勞我

王師湖南提軍海寶慶協馬初徂征至寧遠池塘墟
突圍懼害猺益猖狂永明道州接寧遠壤者匪類
幸變良民驚犇而灌實緊鄰道永二月十九巨巖
汛探知飛報縣尹德倉皇失措星夜發稟請兵時
謠言肆出人心惶恐部院果委泗城府興融懷叅
戎滿於二十八帶兵到灌紳士具陳情勢及防堵
策兩憲許可兩鄉各設總局集十八堡練團募勇

每堡酌派四十人每日鄉勇七百二十人總局紳
上十九人管率各隘者二十餘人各村自搭厰置
器三月初齊赴隘分上鄉守平江三峯判官紫石
陡水毛竹江定岡各隘與永明交界者有記分下
鄉守水安關界牌烏水鐵坑高木清水塘各隘與
道州交界者俱視簡要爲多寡以守而築牆濬濠
起蓋官兵厰則歸化之眾咸願執役焉口糧按地
丁每一錢湊百枚核算僅敷給一月餘數得樂輸
者數十人合錢四千六百四十八千歸總局發給
各隘首事按名轉散官紳旣肅鄉勇亦督其各村

設湊極力急公者名不勝書軍聲齊震猺匪遠颺
外靖內綏兵勇遞減五月初二滿叅戎旋調過賀
六月二十九興太守另委往梧局乃徹折厰爲薪
刃繳局鑄農器兩憲據籌辦樂輸各名詳撫賞銀
牌贈力贊戎防額紳民肅上謝稟送興憲雄藩重
寄邊邑長城牌滿憲功勤遠定業荷永安牌製勳
懋贊籌四字並跋一軸送隨員胡共百二十餘日
費四千六百串有奇仍以所餘歸所輸者或曰此
可以不爲之事不知防患未然封疆大憲之精慮
督辦重任之妙籌義輸諸君保固地方之陰德皆

有力於保障俾地方成耆定之功而士民享
太平之福合紀始末勒碑鹿苑寺昭後永安關另留
記焉

禹王南嶽合廟記

唐逢年

方各有所祀而祀無定神況遠被明德與長邀靈
鎮者乎夏后氏平水土萬世永賴矣南嶽之尊亦
在方所仰也祀二神胡不宜按斗牛之分南有大
山是爲秦望有石匱金簡玉字禹得之以治水而
地始平詩曰信彼南山惟禹甸之則祀南嶽不可
不先祀禹禹貢荆及衡陽爲荊州後之楚固荆域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八

記

十八

而觀陽實舊隸楚殆亦禹跡之所到而必曰及衡
陽者唐孔氏謂南方惟衡山爲大以陽言之見其
地不止此山而猶包其南也凡在南土則祀禹又
不可不兼祀南嶽故邑中祀二神處多戴氏之先
與小江頭王宅共廟於下臺山脚後復於某年移
建田中道光元年辛巳又風雨倒塌越甲申遂與
玉姓分祀而戴氏合族獨新建於今之下竹園規
制旣成首事之人捐貲之數興工之費例得並書
且斯祠也面華山山頂祀虞舜稽古大禹依然每
歲佑民盡力溝洫致美黻冕錫圭以告成功也而

山分西嶽之名則南嶽者又儼若三公分職同禹
祇承於帝矣其被明德邀靈鎮不亦遠且長哉並
爲迎送神曲附於碑俾歌以享二神其詞曰飛黃
龍兮神禹迎配朱鳥兮靈嶽興二神降兮敷文命
啟文明靈同歸兮神殿懷九州兮望九面長禦扞
兮消災患歲春秋兮馨香薦

赤壁山記

唐滋椿

邑舉人

城北六十里有文市市西南眾峯羅列其臨江而
秀者曰赤壁山峭拔千尋橫亘數里擬以月牙疊
綵不讓焉山麓有石橋名尋勝下澗水噴石作碎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八

記

十九

玉聲聆之可濯俗慮稍進有磴數級級盡天然二
石臺蟬聯可坐十餘人背山面江林木四蔭可避
日引風也盛夏遊人憇之呼爲招涼臺左出級亦
如來途較逼下連窄徑旁橫赤色石壁十餘丈高
稱之山之得名以此前人紀勝者鐫赤壁二字於
上長廣計每字三尺許點畫遒勁頗不似近日臨
池家洵偉觀也徑杪一石出半卧水面狀肖潢溪
盤石而大遜焉號曰小盤石下多鰈釣者常據之
余偶一登臨見其山水連光青綠交映飄飄然懷
遺世意由是繚而上扳懸崖穿鳥道山腰間豁然

一洞赤壁巖也口不及四尺人偃僂始得入數武伸縮卽由人內另有小洞下暗與江通天雨漲發波激洞中怪聲萬狀不可縷述坐聽巖中如歌館金石絲竹並奏皦如也繞洞及巖腹有大鐵戟三人不能舉眞將軍物不知何時來此岩後深邃不能入萬厯甲戌邑侯陳偕孝廉唐之相文雲鵬雲騰亦遊於此留記赤壁然祇記來遊之年月而未詳其勝也余不揣陋劣述始末形狀勒於石非敢云樂山也聊爲覽勝者作南鍼云

留平亭記

蔣 銳
邑增生

由達溪之魯尖計程僅十里耳地處偏徼往來道途者率多負戴非若通都大邑有車轍馬足可以任其勞也夫勞人旣多必思一息足之地雖有佳蔭可以映烈日不可以蔽風雨亭之建顧可少哉是地也西魯尖東達溪適當其半且其下有泉可以慰渴因擇而取之經始落成不出旬日工竣例將捐資姓氏鐫於石俾後之摹字者有考焉雖然世無長存之物秦氏阿房壯矣麗矣不足當楚人一炬斯亭也斯地也一荒郊片瓦耳保其久而不敝乎後之人修廢墜或因是舉而更增其制使斯

亭永垂千古焉是有望夫踵事者

重建樂樂亭記

范光祺

族之北道昔之驛道也有小河架橋以濟蓋不知幾千百年矣曰會湘橋者昉自宋淳熙五年始時建橋卽架屋於上以芘風雨知全州張侯玠記之歷明成化元年橋壞復修上翼以亭十二間邑訓導張紱州訓導雷義記之是有橋卽有亭行者便往來倦者獲安置遠近之人咸歌樂利矣厥後橋修於 國朝康熙庚子年而亭建於乾隆丙子歲族文學本椿顏曰樂樂謂樂樂助之有人其實吾

樂人之樂人亦樂吾之樂醉翁所謂樂其樂文正公所謂後天下之樂而樂胥於是也第迄今六十年三年磚瓦木料日久傾頽向之其喜洋洋今則滿目蕭然矣吾族以斯橋名村則亭之與橋相須者廢而不修復不可踵而不增華不可爰是集吾族貲得制錢七十餘千鳩工代石下基以石塊中豎以石柱上覆以木瓦後繚以牆垣規模體制視舊恢宏而鞏固矣其橋之兩邊復加石條以作欄干經始於夏落成於冬每人工一日算錢一百文合計費錢一百餘千從此彩虹架處豐樂重新上與

和義齊輝下與惠來並美可行可止此樂何極首
事樂眾人之樂族人樂首事之樂而眾人又樂吾
族之樂共樂 昇平則謂醉翁之樂其樂也可謂
思范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可

五家灣義渡田記

蔣卜德
邑庠生

集眾力爲田食舟子以濟人俾無間斷宜也然非
一鄉之善士勇於義亦未易告厥城功夫事不難
於謀始惟樂成爲難耳五家灣在邑治東北五十
許里翠壁臨江江水瀟碧游魚可數其上不數武
行旅所由濟雲影天光蕩搖於□楫蘭橈無停晷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八 □

二十二

也故當濟以舟舟子朝夕所需或不繼則問津者
徘徊沙岸或引脰而返或褰裳而涉不免有濡首
之患蔣君位中目擊而心惻惻焉乃徧告其鄉長
者曰是不可以無田諸長者曰然如是遂共議立
冊以募冊既發一時其鄉人皆踴躍輸將有輸其
上腴田者有輸貲財以資購田者不數月而獲田
若干畝命之曰義渡田嘻是何其集事之易歟昌
黎韓氏曰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夫苟好
義則人固有同心者嗣是以往歲收其所出以足
舟子食舟子有所恃朝夕理舟楫從事則欲濟者

繼踵而至其猶有望洋之歎乎吾知其無間斷矣是津也南望春陵西眺桂林以東巖嶂參錯風氣清淑遠近村落如碁布星羅而商者賈者菽者擔簦負笈者樵蘇者牧而驅犢者荷鋤而耕攜杖而游者或拾翠或踏青或童稚相追逐而嬉游者胥於是歌利涉焉津之上構屋數椽以居舟子舊有亭亦位中先世與其鄉長老所建復葺而新之俾憧憧往來者或倦而少憩於以流觀景物暢遠情莫不熙熙然如登春臺繄誰使之然歟一日鄉長者來請記其事吾曰是□□□□定記其得藉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八

記

二十三

手以告厥成實一鄉之□□□□老力也殆未可泯滅願記其名氏貲之多寡與田區稅賦鑄諸石以視後之覽者各發其好義之心焉可也乃不辭固陋爲記其巔末如此夫利物足以合義其殆是之謂歟

會湘橋義渡記

范光祺

水由地中行如血脈之在人身何處無之然人之往來四方水不能爲之阻蓋淺者則跨以橋梁其深而廣者則浮以舟楫平險阻以濟不通渡與橋兩相須也吾村當湘灌之交南通平梧北達瀟湘

而凡賢勞馳驅士庶遨遊工商貿遷皆於斯取道
洵荆粵要路津焉適有大小兩河小河自北而西
會於大河滄以石杠卽宋額會湘橋也大河自南
而北卽灌水也在宋時沿河上里許則有館驛渡
歷明而其渡廢行者不無望洋之嘆吾先人惻焉
始立渡於茲僉已頌其利矣第剗木爲舟數春卽
腐乾隆辛未募銀爲造舟之資餘貲生息一百有
奇父老曰踵事可以增華也歲庚子乃謀爲義渡
之舉以爲經久計各加捐己貲爲倡又慮費繁非
一木可支仍置簿遍募□□□□□□越四年集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八

記

二十四

簿得銀一百有奇連前□□□□□□三百有畸
於是砌石磴爲礮以固岸甃石塊爲礫以便行新
其屋爲舟子容邾基闊其臺爲行人憩息所額曰
會湘仍橋義也雖餘貲置田無幾然堅制宏圖甲
於一邑是不獨爲數年計而實爲千萬年計不獨
爲一鄉益而實爲千萬鄉益矣蓋義者利之反也
或好義或好利判然也而不知好利卒歸於無利
好義則未嘗無利書曰作善降之百祥利莫大焉
特其源宜公而不宜私耳易之渙曰利涉大川是
致遠以利天下也高宗得傳說而曰若濟巨川用

汝作舟楫以舟楫之利利天下也文正公置義田宅均於族人而一族利其利卽後世亦利其利是舉也第買田飯一舟子耳然行道之人無斂米慮無飲馬投往過來續彼岸同登則其渡固與會湘橋而並作千秋利濟也其功不亦鉅哉其利不亦溥哉後之人若有慕義增施者所厚望焉故於其事之成也特記之以爲問津者告

重修橋頭大路記

范光祺

古訓道曰路是路亦道也本無間於人已而有道第不可行者豈道之不□□□□路視路不知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八

記

二十五

以道視路故自局於人□□□□□□大公之道由是茅生而塞之卒歸於不可行耳吾村以會湘橋得名通橋之路爲四方要衢其先建橋時以餘力平治之疊見於先人之記矣歲深傾欹行者病焉族之長者曰是道也達道也可不思所爲易其險而夷之乎僉曰善於是各捐己資鳩工伐石兩處齊修族之東計修若干丈族之北計修若干丈低者補高者平向之視若畏途者今則如砥矣向之指爲崎嶇者今則如矢矣事竣於己稱快於人稱快君子曰夫道若大路然蕩蕩平平原無偏陂

反側之累是舉也正直無私通達無碍非知乎處
己處人之道者耶第道之云遠無往而不達人
所共由人人宜共修使由此相觀而善無私欲累
有擴充功俄而除茅塞俄而勤修葺以共趨於正
直平康之域是以修道者修路謂之修路也可謂
之修道也可蓋修路卽修道也而何道之不蕩蕩
何路之不平平哉族之長者曰然如子之言則是
役也可以勵天下之不修道路者矣不可以不記

新建三里橋及亭碑記

孔志聖邑國學

昇平之世多一物不見□□□□□少然由少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八

□□□

而多由多而盛昇平有□□□□□道化成治
具畢張天下通都大邑可謂秩然燦然卽古蹟名
祠亭臺剝觀堂哉皇哉下至關津梁道靡不咏如
砥而歌如矢生斯時者雖窮鄉僻壤又皆願修願
創喜施樂捐太平之象千古一時矣灌邑僻處一
隅修舉幾無廢墜城北郭外有三里橋匯溪水逼
灌江每至暴漲泛溢最爲險阻橋架以木風剝雨
蝕屢修屢圯計惟易木以石庶堪經久常新聖於
是購他山石買彼岸田濶之且高上平下圓爲二
空以洩溪水別一亭以息征人興工於甲戌越乙

亥季冬告成是舉也聖非祈天佑也亦非邀人譽也居昇平之世食康樂之福力得爲卽爲之不能及遠第及近惟與行行止止之儔頌蕩平而樂熙皞焉耳爰抒臆而記諸石

建天佑橋記

孔志聖

古人云人有善念天必從之蓋天壤間凡事在乎人爲惟人力所不能爲者則不得不仰乎天以成之吾秀江源水發源於舂陵界地名成福洞自東之西不數里南納粗石源水又西南納細石源水於是成巨浸灌之兩鄉□□□□□□此前人架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八

□□□

以木梁每遇水漲隨卽□□□□□□行者病涉余嘗與近隣議易以石未果旣而思余於進城東南一路架木梁者俱獨力易以石斯橋雖其功較鉅朝夕目親反委諸人任耶乃懷一必建之志慮此非艮山小石可用該處又無巨石可取默念余家鳳凰山麓有巨石然峭壁直豎石工無可著力倘天從人願得分賜一棹則斯役有著而余志亦可遂矣不意乙亥孟夏一日夜微雨而石果隕下一棹次辰余見而喜之卽命攻石者度之曰一橋之料斯足矣遂擇於丙子春鳩工伐之固兩岸建

石橋中作兩拱以洩水勢俯涵清照其狀若日月合璧北岸並建石柱亭爲行人憇息所斯役也以難有者忽有難爲者得爲工成人人稱異輒以惟德動天爲余頌噫余席父德之清芬名不出里閭間所好行者不過近地橋梁所施者不過棺材衣物小惠未徧何德之足云然而斯役竟有莫之爲而爲者豈天欲佑行人而因假手於余一人耶石之隕也抑或會逢其適耶不然何響應如是之神且速歟天道□可知人以功歸之余余以功歸之天爰名其橋曰天佑命□□□□□事以爲記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八

重修馬渡橋碑記

□□□□□□□□

逢年

禮記內言不出於閨婦何敢干外事博善名況身在未亡者哉雖然福因善果理可信行而事不足據非修來劫也憶在家從父時屢見父於津梁要務如修築城南渡埠南關橋外最大則莫如三里橋及氏外家宅前之天佑橋所費不下數千金皆獨力任之每訓氏輩曰此非有所爲而爲亦積而能散卽所以貽後人也氏聞而識之不敢忘比歸范門命不辰而子不育然業產雖不豐而節儉計猶有餘也盍追繼父志爲將來撫嗣昌大夫祀基

乎聞三里橋北下更有別一谿之馬渡橋者廿年前甫勞兩鄉好義諸君子重新大砌客夏又壞於水工費浩大料難遽復行人苦之氏竊發心就簡修其石磴鋪厥樹條遮以木欄及添補涼亭椽瓦共費四百餘金外並捐田土名竹蜡裡大小六址六工租二十五把又孫家嶺土名園平田一址三工租十五把共租四十把註明家冊爲後來照此小修之資而往來斯橋道必經三里橋知氏此舉之追繼父志□未嘗無所爲而爲也至於因果之說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於地下是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八

□

又不能不屬望於將來□□□□

踵成含□橋記

蔣 栻
邑舉人

溪水發源始安山麓歷全遞灌多隱伏至族南巖頭壩始顯東行五六里窈然而深曰子方塘其下石排列焉廣數丈橫亘兩岸若大路視岸僅低三尺許其上流則先有港以醞水水北東會石排下港口積石橫當其垠故秋冬水落石出往來者絡繹弗絕羣呼石排路云第當春夏漲發行者望洋而返漲平則淤積石上褰裳涉之失足卽入淵往往有被溺患斯地距吾族止里餘先大伯祖蓄齋

公見而憫之有志建橋而未逮洎二伯祖石溪公
任含山歸承兄志始創二橋曰含山橋港口一橋
爲隄二爲礮一石柸一橋爲隄二爲礮三時乾隆
丙申冬月也規模甫就尙未覆以石梁而石溪公
旋下世厥後架木爲梁屢腐屢易如是者四十有
六年辛巳仲冬霖之八叔見木梁復圯命栻與楸
弟及景熿姪曰含山橋不踵成之前人之蹟湮矣
紹先業者後人之責也其可緩乎哉於是聞命悚
然刻日興工制石梁六道覆其上咸擇整長寬厚
者爲之於舊□礮各增一□□□□石梁不與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八

□

洪水爭庶幾經久焉二□□□□其間舊路
尤漥下甃以石俾與橋通隱然長虹卧波于于者
不嗟履險矣是役也柄弟力任其經營故踰月而
工竣石工之費則出自蓄齋公石溪公及吾祖西
周公三家不募他人以先人未竟之事不敢諉之
人也至運梁與上橋之兩日惠我而助工者咸百
餘人則又見喻義之多云旣落成客有過而頌曰
二橋永濟實乃功栻與弟姪輩瞿然起曰斯橋也
先人實創之後人遲數十年始成之方且自慚弗
類遏佚前光如以爲功則吾豈敢

達石義渡記

蔣柄邑舉人

達石初無渡先人設舟以通媼媪遂爲楚粵通津
舟子口糧惟乞米近鄰耳遠客則索錢焉其囊澀
者往往爲所苦族人心憫之而弗能禁欲成義渡
也久矣歲辛卯族人以興役謀之柄柄曰爲斯渡
計長久非田四十工不可能出自吾族乎諸父老
皆曰能柄又曰構渡屋建江亭兩岸船步及路之
待修者非千金不可吾族能出其半乎諸父老皆
曰能於是更□鄰村諸君子分任募捐復增田七
工錢五百餘千以經理□□□九□興工六閱

灌陽縣志

卷之十八

□

月而工竣既落成舟人□□□□□□從前
積弊一旦盡□此皆諸君子與諸父老之力也柄
亦幸附尾焉是爲記更爲諸君子父老贊曰

吾人心存利濟須隨分而各足利則興而弊則
除奚不可試之鄉曲惟力所能爲者以及人是
亦經濟之屬而今漫道是虛舟看巨川濟了莫
非濟人寔用何必侈言給求養欲也耶

新建 二聖宮記

何大海邑廩生

歷代帝王崇文教則祀 至聖重武功則祀武成
國家統一中外文治武功遠邁千古復祀